

63

宮本百合子選集

第 三 卷

叔 昌 張夢麟譯

宮 本 百 合 子

播 州 平 野

風 知 草

根据《宮本百合子全集》（河出書房版，
1952年）第10卷譯出。

宮 本 百 合 子 選 集

第 三 卷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1442 字數 152,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7 插頁 3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400 冊

定價 (3) 0.69 元

目 次

播州平野(叔昌譯).....	1
知風草(張夢麟譯).....	159

播州平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黃昏。妻子小枝往懸着古老挂鐘的飯厅桌子上，擺全家人吃晚飯用的碗碟。她開口問道：“孩子他爹，沒關係了吧？今兒晚上不用把燈光遮起來了吧？”

从飯厅外邊的廊沿上，可以眺望到遠在南方的安達太郎群山；那天整個下午都坐在那兒一聲不响地抽着烟、眺望着山景的行雄，用他那素來不慌不忙的勁兒轉過身來說：“還不行吧……”然後他盯着小枝的臉瞧了一會兒，又說：“我看還是照舊，黑點兒就黑點兒吧，比較保險些。”

“——那倒也是。”

小枝順從地，沒有取下電燈上的防空罩，繼續擺她的碟子。

宏子守着靠桌子椅角坐着的四歲的侄兒健吉，正在打點他提前吃飯。她從旁听着弟弟和弟媳婦的對話，覺得那種悄聲悄氣、驚魂未定的神情，和自己的心境頗有一脈相通之處。

在日本東北部的此地，炎夏雖然快過去了，幾天來還是酷熱難當。粘土質的庭院地皮被晒得起了白花花的老裂。每天早晨剛一過五點，在蔚藍明朗的天空上就發出自天而降的轟鳴，大隊的飛機就開始了空襲。

前天夜里、大前天夜里、八月十四日夜里，都是剛過十一點，空襲警報就响開了。一直到拂曉四點鐘，數百架 B29 重型轟炸機排成很多隊，擁擠不堪地飛過了一點風也沒有的夏夜上空。

消息不灵的无线电台广播說，轟炸目标可能是秋田县。可是在富井全家疏散到这里来住的鎮里，一个也沒有听信了广播就放了心的人。就拿上次鎮上的軍事設備和火車站遭到猛烈轟炸的那回來說，遭受第一次的轟炸后过了好幾分鐘，才拉响了警報汽笛。

十四号夜里，行雄和宏子沒有閤眼地守了个通宵。姐弟俩大敞着靠近防空洞那面的挡雨板，默默地坐在廊沿上。在前面，借着很晚才升上来的月亮的光，朦朧地可以瞧見徐緩起伏的耕地。趁着美軍飞机通过的間歇工夫，街道警防团呼報着情况，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声音。那清晰的細嗓門，拉着长声一句一句地拚命呼号着“敌——机——”的声音，使宏子听了不由得心里充滿悲哀。前面是一块霧气瀰漫的白薯田，再过去就是一片大池塘。那女人的断断续續的声音，就是打池塘对岸传过来的。那中年妇女的由于責任感而微微顫抖的絕叫，使宏子联想起那坐落在乡鎮尽头的孤另另的、鉄皮屋頂的住宅；联想起在那陈旧的蚊帳里，橫躺豎臥的一群滿身是汗的孩子們的睡相；还联想起一个老婆婆的睡脸……她知道，那戶人家是沒有成年男人的。

宏子时常要过去探望一下睡在蚊帳里的小枝和三个孩子。可是不管她怎样輕手輕脚，小枝总是要用安靜而充滿忧虑的声音对她說：“情况怎样？你們真辛苦啦！——孩子他爹还在那兒呐？唉，今兒夜里怎么飞机这么多呀！”

小枝的枕旁，放着一个遮掩得很严密的灯光，为的是一旦紧急，多少可以照亮脚下，好把孩子搶救出去。长得很漂亮的小枝，枕着白枕套，蚊帳的青色和灯光昏暗的阴影使她的鼻梁显得十分瘦削。

最后一批飞机队好象把耕地表面的一层土刮起来了似的、轟隆隆地从头上飞过去了。随后，任你怎样仔细倾听，空中只剩下一片寂静。于是宏子觉得，混身上下一下子泄了劲似的。

“——看样子飞完了。”

穿着束脚裤的小枝从蚊帐里爬了出来，不胜其烦地摇晃着头这样说了句，然后把围在脖子上的防空头巾的紐带解开了。行雄鞋也不脱，站在台阶石上，点了根香烟，深深地吸进了大一口，吸得两颊都陷了进去。

十五号那天，开得比较晚的早饭快要吃完的时候，警报又响了。

“小型飞机呀！小型飞机呀！”

十二岁的伸一神情紧张，一边跑，一边往小健吉的头上包头巾，带他进了防空洞。大约三天前，附近的飞机场和军事设备终日受到轰炸的时候，来的也是大队的小型机。

“媽媽，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

小枝的大女孩子正在生病，小枝抱着她坐到防空洞的最里头；一家人把亲手挖的这个防空洞挤得水泄不通。防空洞上边长满了夏天的野草。健吉待得不耐烦，脸上带出要哭的样子；于是宏子摘下一朵杂草里的野花，塞到他的小胖手里让他拿着，然后给他讲了个顺口编出来的故事。这天的空袭连续了三个多钟头，到了十一点半，骤然间鸦雀无声了。

“奇怪呀，全都飞光啦！”

伸一站在洞顶，手里拿着望远镜，张望着东西南北的天空，觉得很奇怪地大声喊着。到昨天为止，小型机只要一来，就要反反复复地轰炸，一直闹到太阳西斜才肯罢休。

“会有这样奇怪的事。”

“大概是回家吃午飯去了吧，我看，早晚還得來！”

大家這樣扯着，不過心里總是輕快多了；陸陸續續打洞里出來，又回到飯廳里來了。

“開飯不？還是听完廣播再吃？”

今天得到通知，說是正午有重要廣播，一定得聽的。

“听了再吃也行，反正今天早飯吃的晚——姐姐，怎麼樣？不餓吧？”

“我無所謂。”

於是伸一眼盯着掛鐘，負責開收音機。不一會兒，傳來了天皇的廣播錄音。

由於電壓過低，致使那有氣無力、咬文嚼字的聲音非常不容易聽清楚，所謂天皇的聲音，對於伸一說來是非常出奇的；為了能聽得更清楚些，他拚命調節那電鈕，對到最合適的地方，才勉強勉強能聽出來說什麼。健吉也坐在小枝的膝上乖乖地眨着眼睛。講了一陣子，就隱約聽到“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這樣一句話。宏子本來是坐在靠近廊沿的地方，這時候就湊到收音機旁邊去，幾乎是把耳朵貼在收音機上似的听着。那廣播詞雖然盡選用了些拐弯抹角、使人不易馬上理解的形式來表達，可是說來說去不外乎是個無條件投降的宣言。天皇的聲音一斷，宏子立刻瞅着弟弟和弟妹說：“聽明白了吧？——無條件投降！”

接着，廣播了一段《內閣告諭》。這段完了後，誰也沒吱聲。過了好半天，行雄灰心喪氣地哼出一句：“——真是誠惶誠恐的事兒啊。”

到了這時候，宏子忽然發現四下里寂靜得出奇。——八月正午的大氣在炎暑中燃燒。漫無止境的热氣在耕地和山区瀰漫着。整個鎮子悄然無聲，一片死寂。

是啊！八月十五日的正午起到下午一点鐘，日本全国都靜悄悄地屏气吞声，而正在这个时候，历史无声无息地掀过了它的巨大的一頁。令人窒息的悶热和凝固了似的沉默籠罩了整个日本，連这个偏僻的东北小乡镇也不例外。它仿佛是象征着：曾給宏子个人的生活也带来痛苦的残酷的历史正在咽它最后的一口气——宏子兴奋得心弦顫动，一时簡直压抑不住。

小枝抱着健吉走到廊沿里，暗地里抹一把眼泪。难以形容的安心和沮丧的情感，从她那彻夜不脫束脚褲的主妇打扮的背影上流露出来。

伸一那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仿佛受了惊似的表情，看看爸爸，又看看宏子，問道：“姑姑，仗打完啦？”

“完了呀。”

“日本，打敗了嗎？”

“啊，敗了。”

“真的无条件投降啦？”

宏子看到少年的純淨无垢的面孔上带着把这事当作事关本身荣辱的表情，她不由得感到孩子很可怜，同时也感到漠然的恐惧。伸一本来是坚信不移地認為日本是会打胜的。——宏子考虑了一会兒，慢慢地对侄兒說：“小伸，到今兒为止，你的学校和別的地方不是都告訴你，咱們日本会打胜嗎？——姑姑有好几回想跟你講点真情实况，可是又怕講的跟你在学校听来的正相反，你年岁还小，会把你搞得不知道誰說得对，反而不好，所以姑姑一直忍住了沒談。”

战争的十四年間，自始至終行雄一家子是繞着慘祸的邊緣度过来的，仅仅蒙受了极小的損害。一家之主的行雄，由于身体上有輕微的缺陷（其实对他本人並沒有多大妨碍），而得以免服

兵役。这是他們之所以能够过着这样生活的决定性的原因。行雄是个所謂和平建設的建築工程師，遭受到經濟封鎖，手頭本來很拮据。可是沾了点普遍性的通貨膨脹的光，总算对付着活下来了；打一年半以前，全家就疏散到从前祖父在世的时候度过晚年的乡下房舍来过日子。

在战时，宏子对于那些新聞报导或者大本营发表的公告不止一次地感到疑問。对某些事情也时常認為野蛮，和难以忍耐的悲慘。她是个直性子人，想到什么就說出口；行雄听了她的見解，有时候也一面噴着香烟，認為有道理，可是有时候也說：姐姐未免思慮得太多了。象咱們这些人，反正是不能左右大局的，人家告訴什么就不声不响地听着算了。他一边这么說着，有时候眼睛里还露出阴暗和激憤的神色。随着战争的进行，行雄的这种心理状态更有所滋长。宏子于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孩子談一些什么話，也可能会加重行雄的精神負担，所以她也就把来到嘴边兒上的話压下去了。

十五号那天，平靜无事地度过了下午，黑夜来临了。全村依然籠罩在麻痹了一般的寂靜里。

第二天，宏子在好久沒有享受到、反而覺得不习惯的和平的光明里，把一直穿在身上的束脚褲脫掉了。她开始坐下来給押在网走監獄中的丈夫重吉写信。她面对着的这张桌子，是早已去世的祖父心爱的遺物。当宏子还是个小女孩、祖母还在世的年月，这张桌面上曾經整整齐齐地陈列着紅銅小水盂和中国制的硯台。而現在，桌子上面凌乱地放着伸一在由于空袭而不上学的期間自修用的粗劣的講义，还有健吉啃剩的老玉米什么的，生动地反映了如今在这兒生活的年輕一代的乱糟糟、鬧哄哄的日子。

宏子刚写下几个字，就搁下笔陷入了沉思。

……在网走那又高又小的窗子里面待着的重吉，八成已经知道战争打完了吧？重吉在狱里已经过了十二年了。今年六月里，当他还没有被押送到网走去以前，他曾经隔着接见室的铁栅窗笑着对宏子说：“这回的疏散也就是半年吧，往多里说也不会超过十个月……”仿佛在当时就已经把今天的局势预见到了的重吉，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战争结束的消息的呢？想到这里，宏子简直觉得凯歌已经涌到了嗓子眼儿，堵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似的。

过去十二年的岁月里，宏子给重吉所写的信不止一千封；这些信当然是全都要经过检查的。在其间他们摸索出一种文体：用一种变通自如的表现法，使对方体会到真情；在叙述自然的各种景物的时候，也能将夫妻间的微妙情谊包含进去。可是今天宏子刚一动笔，却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熟练起来的可怜的“写信技巧”，反而变得碍手碍脚了。宏子想作为这封信的要点明确地问一句话——只消一行就可以。可是现在还不能写。想写的就是这么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唉！说真的，重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得来啊！

在这十四年的岁月里，日本在治安维持法的原基础上，还加进了由纳粹德国搬来的预防拘留所制度，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据不久前所发表的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压在弹丸之地的日本头上的这块大石，必须马上除去，把它粉碎掉。可是日本的统治者会怎样做呢？他们吃了这么厉害的败仗，现在还想采取一种使劳动人民不易立刻辨明真象的形式来说明它。从这些做法里，很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仍然在转着鬼念头，想尽办法死不肯撒手那根原来拴在人民身上的绳子。所以，对于治安维持法，他

們又会玩些什么花招，在什么範圍內用什么手段来处理它，誰也不敢逆料！

宏子之所以停笔写不下去，就正是因为对于这一点不胜忧虑之故。要不是亲身体驗过的人，那是几乎想象不出这种不安和戒心是多么痛苦的。給重吉的信里，甚至象“对停战感到高兴”之类的话，都不敢坦率地表达出来。如果稍不留意在信中透露出一星半点，都会給重吉带来危难；必須要警惕啊！作为妻子的宏子如果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感情，就很可能引起他們在暗地里对重吉身上直截了当下毒手。而重吉为了维护生存的最起码条件，他是必須頑强地斗争下去的。在这种心境下写到紙上的一行又一行，那真是費尽了心血，絞尽了脑汁啊！宏子清清楚楚地想象得出：那剃光了头、穿着砖头色囚服、可是眼睛里却充滿了对光明前途的无限信心的重吉，当他拿到这封信——妻子的心血結晶的时候，他将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回顧这些岁月啊。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两地隔絕，而两人的心却結合在一起。現在，局势是急轉直下了，宏子深深地感觉到，他一定感动到了极点，然而在极力控制着自己。

宏子所面对的桌子前方，是一扇紙門；外头，就是那直到前天夜里还吓得整夜不敢上挡雨板的廊沿。在那兒，仍旧乱丢着好几个包裹、背囊、装着粮食的汽油桶之类的东西。胡乱地拉上了一两扇挡雨板，从它的窟窿中，一道炎热的阳光象条箭似的照射到昏暗里来，正好照到一个用細繩捆得紧紧的小行李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事了：靠写文章为生的宏子决定离开东京到重吉坐牢的网走去过日子。前些天，由于她事先什么风声也沒听到，所以照旧把写給重吉的信寄到东京巢鴨監獄了。結果，信被退了回来，上面附了一张監獄写的便条，写着“該犯已被押

送去网走”的字样。宏子看到了在粗劣的紙上，用发渗的墨水写的“网走”这两个字的时候，顿时感到自己苦熬到今天的这点子劲头兒一下子都跑光了似的。——网走！过去仅仅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就是了，此外对它什么也不知道。虽说日本国土狭小，可是，被押送到那里去的重吉和在东京的自己之间也有几重河山相阻隔。当时空袭越来越频繁，风传着将会有登陆战，誰敢說这几重河山不能把两人隔絕异地，几年見不着面呢？

宏子那时候还一个人住在东京的弟弟的家里看家。她于是火速地把住宅作了善后处理，好歹先跑到东北的这个小市镇来了。在这兒，她每天跑到六七里开外的車站以及交通服务社去等待买船票，好渡过津輕海峡，一面作着旅行的准备。

小鎮的山色到八月就开始有变化了。而网走是在更加靠北的地方，可以設想，那里已进入秋霧弥漫的季节。宏子渴望着在从鄂霍次克海吹来的暴风雪遮断航路以前，好歹能渡过海峡到北海道去。她取出一些防寒衣物，在夏日的夕阳里收拾着行李。她将要去的是举目无亲的地方；她想象不出在那里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保护观察所的官員，反复地警告过宏子，严禁她到那兒去以后和任何人来往。而在那时候，即使空着两只手去作渡海旅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更談不到携带什么成件的东西了。不过宏子既然下了决心，她就認定一定要住在网走，所以每逢青森遭到空袭，她就十分心急；急的是，青森市被烧毁，一大半运输船就都不能派用場了。

宏子一面把写着“只要今天船票到手，明天就动身”的信箋往信封里装，一面不免納悶这些行李是否能过得去海。本来，在东京有个热心帮忙的熟人，很关心宏子到网走后会无依无靠，曾給她介紹了一个住在离那兒不远的个城市里的人。等了好多

日子那人才来了一封回信，只是一张明信片上了草地写着几句这样的话：“现下这里也遭受到空袭了。熟人们有的疏散，有的死亡了。实难遵照尊意给予各种便利。建议您向尊夫妥为解释，中止此行为宜。”

那句“向尊夫妥为解释”云云，说得倒象宏子要远行似的。从这洋溢在明信片上的气氛，宏子仿佛亲眼看到了那位所谓“篤实恳切”的绅士，被临近身边的战祸威胁着，忽东忽西、慌里慌张地四下里看着的神情。当然罗，他一定是尽可能避免多管闲事，尤其宏子又是女的，而且身上还有许多麻烦事，他自然更懒得管。

宏子在这里只不过是弟弟家里临时住几天，可是当地的特高警察^①却把那个时期到弟弟家里串门的那些客人和她的关系都一个不漏地盘查到了。警察局的人曾怪亲切地对小枝说，如果家里临时来了客人，只要把姓名年岁写给他，他就发给应急米；小枝高高兴兴地照办了。等到后来那个特高警察一来，指名道姓地查问了一些不相干的人的事；事后一想，都是替他们申请过应急米的那几个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小枝一边说，一边扬起眉毛，缩了缩脖子。

尽管有这许多麻烦事情，宏子还是想要到网走去。

宏子站起来去取粘信封的浆糊，忽然听见从饭厅传来陌生的男人说话的声音；看起来那人酒喝得挺够劲儿，大声嚷着：“嗯！谁说不是！要不是沾这个特殊时局的光，咱谁也不会轻易下决心到这个地方来！”

接着是行雄安详地回答了几句什么。

“反正，事到如今，除了喝他几盅，什么法子也没有啦！真是

① 即特别高等科的警察，特别高等科是日本警察署内的特务机构，简称特高科。

活見鬼，太不象話了。——怎么样？来一杯！咱的酒，可不簡單，是原罈兒的。一点兒也沒摻假的……老兄，怎样？賞賞臉陪一杯也好嘛！”

宏子穿上木屐，从杏树背蔭繞到厨房来了。小枝蹲在半边高堆着木柴的土間^①里，傾听着在飯厅里进行的对談，一面剝着土豆的皮。宏子問了句：“来客人啦？”

小枝点点头，作出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情。

“是誰呀？”

“与田的音先生。”

这个姓音的，是在当地商品管制公司做事的一个人。

宏子带着小健吉，到大街拐角的邮局去发信。这里的街道十分寬闊，带有由明治时代的开垦村，演变而成为市鎮的那种派头。直到昨天为止，軍用卡車和摩托車还曾經在这条寬闊的大道上风馳电掣；而今天，它們都銷声匿迹，一輛也不見了。路面白花花的，堆积着尘埃；靜悄悄的，沒有人影。在好象被压扁了似的低矮的房屋和房屋之間，有一些黃瓜田和南瓜田，再往远看，三春山遙遙在望。

宏子发完信，順着杂草道走回来的时候，看見打那被繁茂的杉树遮着的大門里走出来的、穿着衬衫的行雄的背影，音先生用胳膊摟着他的肩膀。

从十五号那天起，广播电台停止了全国的娱乐节目，不分昼夜地反复广播对陆海軍人解除武装的告諭，和对預科練^②、各地

① 日本农家建筑，进门是泥土地的“土間”，在这里脱了鞋到鋪木板的“木板間”，再进去，就是鋪席子的房間。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海軍飞行預科練習生的簡称。

在乡軍人的訓諭；在这些广播之間，穿插了关于炸毀了广島长崎的原子彈的說明，講到了它所引起的灾害有多大，它的威力又是多么可怖一类的話。然后又广播說，經濟情况是安定的；这是为了防止銀行挤兌。隨着又有农林大臣的关于糧食問題請放心的广播。文教大臣跟着也广播，命令大家把日本重新建成一个和平的、有高度文化的国家。一个公告接着一个公告，那收音机仿佛一刻也不肯偷閑似的，在宏子她們这个村鎮里連續不断地响着。每家都把收音机一直开着，热心地听。——然而刻画在每个听众的脸上的，是一种难于形容的极度的茫然和疑惑的神色。……本来嘛，到現在为止，政府讓人民遭受到数不尽的苦难，嘴里嚷嚷着：“必胜！必胜！”——用根繩兒牵着人民往前跑；現在繩子忽然断了，他們就赶紧趁人們还没有由于反冲的力量而向后倒退，又掏出根繩子來說：“来！这回攥住这根！”——請想想看，人們的心里将会作何感想？

富井的家里半年来头一次把电灯开得亮晃晃的。它把那熏黑的历时已久的粗大柱子和木板間的各个角落全照亮了。大伙兒出其不意地发现，那圓溜溜的压咸菜用的大石头，不知哪年哪月滾到厨房里那頂着屋頂的碗架子旁边去了，于是不由得大笑起来。宏子拿运动綫衫代替正式上衣穿着，这种还不大习惯的光亮，使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輪廓一下子变得明显起来。井傍的电灯也点着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从廊沿上走过去，都能从鑲在挡雨板上的玻璃窗中清清楚楚地望見深夜中的荒蕪的有花坛的庭院，闊別已久的光明，把家中的每个古老的角落都照得面目一新，使它們呈現出生气。而这光明；同时也照明了几百万戶人家的爐旁的空坐位；應該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当强烈的光綫照射到木板間的时候，宏子在感到欢喜